

初冬的夜晚

山东聊城 孙永环

晚自习放学后，走出教学楼，瞬间觉得一股子凉意袭来，突然发现是没有穿外套，教室的温度太高了，以至于感觉不到一丝丝的冷意。于是，蹭蹭爬到四楼，穿了外套接着下楼。

一路和同伴行走到大门口，这个时候学生们大多都已经离校了，或者三三两两骑着车子一起回家，或者被家长接走了，偌大的校园除了高一教室和办公室传来的灯光，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

和同伴一路同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了，偶尔有一辆车飞驰而过，也许是匆匆而过的家长去接晚自习放学的孩子，也许是为了着急回家去和年幼的孩子道一声晚安，也许是为了不让父母牵挂，去吃那一顿被热过很多遍的晚饭……

我和同伴又何尝不是想早回到家，去看看一早上班还在熟睡中的孩子呢？

其实，今年的初冬真的不冷，虽然暖气提前了一个星期，但是这一个星期风平浪静，之前传言的今年是“冷冬”的消息仿佛有诈。以至于有天我儿子和我说：“妈，咱不要暖气了行吗？我都热死了！”我笑着骂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才几月啊，等到寒冬腊月，没有暖气你能起床不？

是啊，初冬不冷，并不代表以后不冷。不知不觉，来到了没有路灯的一段路，没有一辆车经过，只有我们的车灯孤孤单单地照着前方的路，这段十五公里的路程，不知道走过多少遍了，可是在黑暗中，还是摸索着前行。有时候我在想：其实，我要求的很简单，晚自习回家的路上一路路灯就知足了，但是这个愿望好几年了，一直遥遥无期。每个晚自习的夜晚，我们的小车就像在大海上行驶的小船，一直朝着黑暗开去，就是为了获得那短暂的光明。

开完这十五公里，到了有路灯的路段，周围的车也多了起来，仿佛心里也亮堂了许多，期待也多了起来，因为终于快到家了。这段七公里的路程，在今年暑假又多了四个红绿灯，以至于回家的时间至少又被延长了三

分钟，也许很多人不理解：等个红绿灯的时间，你也要算进去吗？的确，从家门到学校的一分钟都是算计好的，甚至一公里用几分钟都是烂记于心的，几点几分到什么位置几乎都是固定的，只是因为路途太远，为了不迟到，分秒必争。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在想：是不是这些晚归的人们也是刚上完晚自习，或者是去接孩子的人呢？否则，在这样的天气里，谁会没事闲着出来溜达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至于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终于，差不多九点五十左右，我到了小区门口，这一刻，我的心总算有点落地了，心中在祷告：又一次安全到家了！不过晚归的坏处就是没有停车位了，在楼下开了好几圈，还是没找到，没办法只好停到路边了，把联系方式放好，以备随时挪车，不过，一般情况这个点是相安无事的，第二天更不用说了，别人都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已经再次踏上了回学校的路了。

下了车，又是一阵凉意袭来，毕竟晚上十点的初冬，即便是再不怎么冷，也算是接近深夜了吧，温差还是有的。下意识的看了下别人家，发现大都还亮着灯，或许上夜班刚回来，或许孩子还在写作业，或许加班刚回到家……总之，各家有各家的事。

打开屋门的那一刹那，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好暖和啊，随之整个心都暖了。

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我给老大掖了掖被子，亲了亲老二，这一刻，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是踏实的。

初冬的夜晚，不冷，因为心里有爱；初冬的夜晚，不冷，因为心中有目标；初冬的夜晚，不冷，因为有牵挂你的人；初冬的夜晚，不冷，因为有你牵挂的人。

但愿今年的冬天，没有疫情，没有灾难；但愿 2020 年的冬天天平安安，风调雨顺，全体中国人民顺利奔小康！

前几日,纠结了半天,最后我还是决定处理掉家里的最后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有十几年了，轻便型合金材料的，辐条锈迹斑斑，前胎鼓出三五个包，后胎换过一次，买菜送孩儿还可以讲究着用，但是自从有了电动车，这辆自行车只好“退居二线”了。

在城里“二线”闲置自行车的放置成了问题。放在楼下，物业说是“僵尸车”要求处理；放在储藏室吧，干把块钱一平买来的空间着实可惜。老伴说：“换根前胎还能骑。”我说：“连老百姓遛弯都骑仿进口的变速车，这辆破车谁还骑？”最后我骑着电动车，老伴骑着破自行车，来到小区门口修理点。

修理自行车的师傅说，换根车胎要四十五块钱，还说五十块钱买辆旧自行车也能骑，这辆自行车按废品处理就是十几块。我无语，笑了笑。老伴决定把这辆自行车直接送到收购站。

收购站的女老板见我们处理能骑的自行车，一点也不惊讶，直接让我把自行车放到大磅上约秤，最后一算给我们十八块五毛钱。我把自行车从大磅上拉起，摔到一边。女老板则用脚一踹，自行车倒在废品堆上，彻底成了废品。我心中很是忐忑，想起了小时候的车。

小时候，人们管自行车叫洋车子。在那时凡是带“洋”字的都是稀有品，什么洋布、洋火、洋钉子、洋油都是凭票据购买的。一个人梳妆打扮时尚叫“洋气”，调皮露风头叫“猪鼻子里塞葱——出洋相”，也许这“洋”字都有漂洋过海舶来之意。如今，“洋”字称谓都消失了，但是过往情节记忆犹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一家有辆自行车，比现在有轿车还稀有，在我们七百人的村庄村仅有三五辆自行车。我二大爷家膝下无孩，老两口挣的工分多，生活又节俭，攒了几年的钱，买了辆自行车，平地里赶集上店也舍不得骑，经常搭上被单放在床上。村里谁家孩子娶亲接媳妇，硬着头皮去借，二大爷十分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赶洋车时还要交代一番：有高岗就下来赶过去，有泥水就搬过去。

父亲有一次磨面去借二大爷的自行车，碰了一鼻

情系“自行车”

山东聊城 耿丙铸

子灰，后来宁可扛着粮食去磨面，也不愿再下气。奶奶说：“过日子要赌气成人。”所以，买辆自行车成了全家人的奢望。到了八十年代初，实行了责任制，我家卖了棉花见到了钱，就决定买辆自行车。买车要到墩甸集的洋车市，当时还专管请了倒腾洋车子的车把式“坏七爷”。

坏七爷和我家是邻居，帮着买车很用心，逛了大半个市场。有的相中车子，手里的钱不够；有的占价钱，车子不中意。逛来逛去，看好了一辆锈迹斑斑的“黑老虎”。七爷说：“这辆车架子没硬伤，前圈后轮不闯斜，还占个‘蓝鸽’名牌，我看行，就是人家少一百块钱不卖！”父亲将攥得湿漉漉的八十一块钱递给七爷。七爷做经纪人是行家，伸出衣袖拉背场摸底子：“手里就八十块钱。不行，拍瓜亮亮，钱是我的，车子还是你的。”卖车人有些不情愿。七爷狠狠的又从兜里掏出一块，把八十一块钱塞到卖车人兜里，夺过洋车子：“这家，我就当了。”卖车人没言语，撤开了车把，买卖勉强成交。八十一块钱买了这辆“除了铃铛哪儿都响，除了蹬子哪儿都转”的洋车子，全家人如获至宝，孩子们兴奋得一夜没合眼。

大年初一，吃完饺子，拜完年，孩子就赶着洋车子到生产队的大场院里学骑车。小孩子还没有车子高，就掂着脚尖，踩着环蹬子的一根轴练溜腿。一开始，走一步蹬一步，大人还不断吆喝着：“别看脚下，向前看。”孩子顾上顾不了下，稍一走神就“咣当、咣当”的摔个子，只摔得“吧唧、吧唧”的掉眼泪，但也来不及哭，立起车子继续学。不到半晌，孩子蹬几步地，就能踩着脚踏轴在场院里转圈了。那神气劲儿，忘记了摔倒的疼痛。

学会溜腿，就学蹬拐上车。他们右腿蹬轴，左腿



蹬拐，换出的右脚踏过座子，这时如果找不到右边的脚踏子，车子一打扭就摔倒，摔得龇牙咧嘴，孩子拍拍打打屁股上的土继续练。有的家长在后面扶着车座子，几圈后，偷偷松开手，跟在后面。此时大人夸一句：“行了，会骑了。”孩子一龇牙，车子忽然没了平衡，“咣当”一声又摔了。大人也不拉，只是说：“不摔几回，学不会。”

半大孩子坐在座子上，够不到车蹬子，就先用脚面扒，后用脚掌蹬，屁股扭来扭去，一响下来，鞋帮变成了“土飞机”，裤子腕上磨得花拉拉。

不能上座子的小孩子就在车架底下骑，他们开始转半圈，咿呀呀呀的蹒跚行，熟练之后也能转着轮盘骑。小孩子上下浮动，自行车飞速前行。

到我们孩子学自行车的时候，自行车得到普及。大人骑“二八车”，小孩骑“二六”车。现在的小孙女刚学会走路，已经有三四辆“儿童车”了。

一切都在提速，电动车、电三轮四轮、电轿车、轿车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的代步车，“电车”取代了“洋车”。当年的我们也已步入花甲，但是我们心中的“洋车情节”始终烙印在记忆中。

进退之间

山东聊城 刘志敏

不得不放弃一些事情，不是事情不能做，而是人心与人际太复杂。

一个没有城府的人，去玩勾心斗角的事情，莫如退避喧嚣，走一条安安静静的小道。

尽管，因为热情洋溢过，所以在一些冷漠里感到了心寒；因为竭力付出过，所以在一些轻视里觉察了炎凉。

尽管，当我后知后觉地明白了一些事情时，也曾对着夜空默默地流泪，那一刻各种情绪蜂拥而来，恼怒、挫败、委屈、迷茫、无奈、无助……

但是，我不会怨天尤人，因为我知道，这世间所有的不公，不是因为别人的排挤，而是因为自己的不够强大。没有谁对不起谁，没有谁就应该对谁态度良好，发生的就是对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切都是自然的选择、人性的必然，当没有一双有力的翅膀，就不应渴求高校上的风光。

我也不会自怨自艾，尽管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了自己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行为，看到了自己不可逾越的太过简单的天性，也曾曾在一些经历中深深地伤了自己，也曾许多困难面前否定自己怀疑自己，但终究我还是相信大树有大树的挺拔，小草有小草的碧绿，每个人，总还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受过的伤总会好，流过的泪总会干。其实想想，许多事情，不过在进退之间。

复杂不了，就会简单地活着；适应不了喧嚣，就学会安静地活着。一件事情努力过了，进一步也许会迎接成功，但无法走下去时，退一步也会收获经历了，并得到了更多选择上的机会与时间上的自由。人生没有对错，关键是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总会有得有失，有亏欠，有遗憾，但人生永远没有圆满，也许，还是应该将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己所能，无愧于心。

至于别人的理解与否，不可奢求。人生路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别人不懂，我没有理由责怪，因为透过多数人平静的表面，我亦不曾看到别人内心里的波澜。在许多事情的进退之间，若能有一两个人懂得，已是足够的幸运。

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供我们浪费，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真正缺失的是什麼，遵从内心，调整自己的方向，再次出发。



乡妹 董泽中 摄

等雪也等你

安徽安庆 姚春华

当银杏叶蜕变成金黄色的裙裾随寒风起舞时，当光秃秃的枝桠孤独地随寒风飘摇时，伴着小雪时节的来临，冬天真的就来了。

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意思是，小雪时节天气寒冷，降水形式由雨改为雪，但此时由于“地寒未甚”，雪量不足，故称做小雪。古人将小雪分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小雪后，西北风凛冽肆意，寒冷便成了季节的主旋律。小雪是寒冷天气的开始，但中国幅员辽阔，小雪时节北方虽然已是雪纷飞，但江南地区呈现的依然是秋意浓浓。唐代诗人陆龟蒙是这样描绘的：“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枫汀尚忆逢人别，麦陇唯应欠雉眠。”而在南方小雪时节更是温暖如春，唐人张登《小雪日戏题绝句》道：“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在南部炎洲，不但没有雪，而且梧桐依旧绿意盎然，木槿花依旧如红粉佳人，一派可怜冬景似春华的景象。想来，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小雪时节飘雪与否都是常态。

我本是个惧冷之人，不喜冬天，却又割舍不下对雪的挂念。喜雪、盼雪、等雪，于我是一种心境、一种浪漫、



展翅高飞

韩银 摄

母亲像变魔术一样，不停地挥动着双手，把一个圆圆的面团擀成了一个大大面。我和弟弟妹妹都围在灶屋里，看着母亲最后又把一张大面皮切成许多条像韭菜叶那么窄的长长的面条。

心急的我，赶紧跑去帮父亲使劲地拉几下风箱，水沸腾了。母亲把那些长长的面条丢进锅里，我们几个就像小燕子一样，早已把碗拿在手里等着，那时候锅台比我们个头都高。面条在锅里撒着欢地翻腾着，不一会儿就煮好了。母亲接过我们手中的碗，挨个儿给我们盛面条。

我总喜欢把饭端到院子外面吃。二大爷看到我小心翼翼端着碗出来，笑着问我：“光儿，你吃啥好吃的？”

“俺娘的手擀面。”我骄傲地说。

“来，给二大爷尝一口。”

母亲的手擀面

安徽亳州 黄廷付

“不给。”我赶紧用一只手捂住碗，往门里面退了几步。看着二大爷笑嘻嘻地离开了，我才敢重新跑出来。

记得有一次，我把母亲刚盛好的面条，端到门外的凳子上，才发现忘记拿筷子了。等我从屋里拿着筷子跑出去的时候，看见凳子上有只大公鸡正在偷吃我的面条。我当时那个气呀！从门里拿起一根棍子，冲着大公鸡就打。结果，大公鸡咯咯叫地跑了，面条碗却被棍子打翻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听到我的哭声，从屋里跑出来，问我：“咋了？光儿。”我哭得愈发委屈，把事情的经过说给母亲听。母亲听后笑着说：“你都说娘的手擀面好吃，大公鸡肯定也想尝尝啊。快起来，锅里还有呢。”我破涕为笑，拿着碗跑进了厨房。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母亲没有吃饭。

去年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儿子总是挑食，这不喜欢吃，那不爱吃，很是让人头疼。正当我黑着脸想发脾气的时候，母亲把臭小子拉到厨房去了。许久都没有出来。等我吃好饭去厨房，看到臭小子正趴在案板上吃面。母亲坐在边上问他好不好吃，儿子连连说好吃。母亲高兴地说：“小宝喜欢吃，奶奶下次再给你擀。”

母亲看到我杵在门口，望着儿子碗里的面发呆，笑着说：“别愣着了，锅里还有呢！”

“哎，好嘞。”

我把碗端到儿子边上刚坐下来，儿子冲着我一翻眼：“谁让你吃俺妈给我擀的面条哩？”

“小宝，你说的可不对啊，我吃的是俺娘擀的面条。”我笑着冲他扮个鬼脸。

娘高兴地笑着看我们爷俩斗嘴。